

岁月留痕

杨树林里的小秘密

□ 齐珍

上了岁数的人管他叫“老连长”，年轻人喜欢称他“老钟叔”。他就是中铁十五局二公司家属院里的邻居钟义成。他是三秦汉子，高大身板，古铜色皮肤。无论走着、坐着、站着，都保持着军人的气质，还有昔日铁兵的风采。

钟叔的老伴赵阿姨说，钟叔是大马虎，日子记得颠三倒四。当问起他和赵阿姨的结婚纪念日时，他憨厚一笑，“费劲记它干啥。”问他儿子铁军和女儿铁凤的生日，他挠了挠头，“一个生在夏天，一个生在秋天。”一次孙子过生日，钟叔买了一个芭比娃娃作为礼物，送到孙女手里。孙子连声抗议，“我过生日，爷爷干吗给妹妹送礼物呀。”一家人啼笑皆非，老钟叔居家生活就是这么“粗线条”。

赵阿姨说，甭看老钟生活上粗心大意，可在工作方面却是心细得像绣花一样。在项目部负责工程质量时，成百上千条工程数据，他都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多次夺得工地技术比赛标兵。每年清明节和兵改工的日子，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并且还会一个人钻到杨树林里去，连赵阿姨都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反正这一天他都板着脸，很少讲话。

去年的清明节，一大早赵阿姨就风风火火跑来喊我：“快，陪我一起去看看，老头子换了一身新衣服，拎个包又去杨树林了。我倒要看看他到底在捣鼓啥。”我一路上悄声嘀咕着，这算不算窥探别人隐私？抱怨赵阿姨不该拽上我。

毗邻小区几十亩的杨树林枝繁叶茂，春雨过后，更显得生机勃勃，林子中间有一块练太极拳踏出的平地。只见钟叔笔直地站在那块平地上，从包里掏出一个瓶子。赵阿姨远远望去，隐约认出是昨天刚买来的西凤酒。钟叔打开酒瓶盖，胳膊一挥把酒洒在自己身前，倒在地面上，画出一道弧线，它像桥、像路，更像彩虹。“同甘共苦的战友兄弟们，老伙计们，我又来看你们了。”他边说边严肃地行了个军礼，而后垂下满是银发的头，像是在追忆着逝去的故事。

杨叶沙沙作响，钟叔微微抬头，双手拽了下手有些褶皱的衣领，他抬头，平摊双手，“预备，唱！”树林里响起他一个人的歌声，《铁道兵志在四方》那熟悉的旋律、激昂的歌词，我和赵阿姨听得眼里全是泪！我拉着赵阿姨急忙从杨树林退回。

不远处的身后，时不时还能传来钟叔洪亮且深情的《小白杨》：“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

钟叔，17岁应征入伍。分在铁道兵6师，新兵蛋子时就参加修筑穿越大兴安岭的嫩林铁路，吃粗粮，挑土筐，磨出一副铁肩膀；当排长时，参加修筑襄渝铁路重庆段；当连长时，参加修筑南疆铁路……老钟叔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想一想牺牲的烈士，我们经历的苦和难，还能算什么。我们会永远记住和怀念先烈们。”

马上又到清明时分，我想，老钟叔一定还会再去杨树林，用那些老歌追忆那段属于他们的时光……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二公司

待路花雨

归乡的路途
细雨朦胧
风带着雨珠飘到脸颊上
凉丝丝的
粗砺的黄土微微隆起
在尘埃里，在细雨的微风里
青葱的碧草已悄悄吐香
盖着深深的寂寞

空旷的山林里
氤氲着潮湿的空气
鸟雀的叫声显得突兀
三三两两的人走过
带着花束和瓜果
清明之约如期而至

前尘往事随着翻飞的纸钱
和热烘烘的火堆
都湮灭了
厚厚的土层
演绎着无数生死相隔的故事
悲伤、虔诚、思念

听风听雨过清明（外一首）

□ 冯宏超

交织成巨大的情感漩涡
沉在每个人的心底
又再次被掀起

往事如烟，轻渺渺的
什么也抓不住
烟火滚滚，席卷着人们
对另一个世界的祝福、敬畏、企盼
说不尽的殇
清明仿佛始终带着一种力量
让每个人平等平静地回味前尘
谈论家常，寄予希望
无关贫富
在细雨的呼喊里
他们窥见了生死的秘密

热泪攀上眼眶
浸透着金黄的香纸
十年生死两茫茫
杜鹃是否仍在啼血歌唱
草木枯了又荣
平静地生，平静地萎

荣辱一瞬，生死无常
那些深刻与美好
刻进石缝里
刻进深处的记忆里
再也无悲喜
只把春来祭

思念

我必须写下
梦里的乡愁
我必须勾勒出
无边无际的原野
在我的生命中染上了何种的色彩
教我领略动人的风景
挺起脊梁，刻出生命的刚强

你信佛，笃信与人为善
是否最后真就羽化登了仙

佛说万发缘生，皆系缘分
姓氏和血缘将我们联系在一起

然而我已说不出方言
时光将你的轮廓抹去
可我依稀始终记得你
那低矮的农舍，那轻晃的藤椅
轻罗小扇黏着夏夜的梦
无边无际的夜空里
是点点繁星

今年的油菜花仿佛开得格外卖力
金灿灿的
我偶然间想到了你
你的脚一生都踏在田地里
双脚沾满黄泥
抚慰初春的麦苗

春草青青
牧童还在
杏花村，留在了心里

作者单位：中铁十九局矿业公司



开往春天的列车

许家安 摄

雪域眺望

□ 杜鹏飞

四月的雪
收起斜阳脉脉
这漠光，浅尝一湾涌泉的清冽
如一朵云垂挂一片彩霞的娇艳
让夜的踟蹰，
捎去你迟来的步履

漠岭，羊群，丈量一草原的宽度
仿佛芦苇出穗一样游荡，很远
我想站得更高远一些，就能够
望见南国漫山丛绿，花的笑颜

揭开春帷
你一定貌美如花
掀一叶柳眉
轻描微笑的面容
点一朵桃红
呢喃春心的芬芳
让每一颗红豆
都挂满我的思念

我在雪域高原遥望，遥望
云彩游过昆仑山那头，我在这头
春雪，迷离了我的眼睛
等待花开，等铁路修到那头

作者单位：中铁十五局三公司

似水流年

不舍得你长大

□ 董慧慧

盘起长发，穿上婚纱，披上红盖头，当以精致的妆容踏出家门的那一刻，母亲再也控制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亲朋簇拥着，笑声喧闹，可我只听到母亲那极细微的抽泣，就这样，在母亲模糊的眼帘里，我出嫁了。

从决定婚期开始，差不多有小半年，母亲就一遍遍回忆我从小到大的调皮和乖巧，往往说的时候兴高采烈，继而便沉默不语。父亲懂得母亲的不舍，默默地当着听众和陪伴者。

在等待婚期的日子里，母亲主要的工作就是为我准备嫁妆。被子的布料、花色、厚度，结婚用的衣服、鞋子和各种生活用品，要不是嫁得太远，她恨不得买齐所有的家具家电，她是想再次给我一个家。

想送我祝福，母亲便着手绣起十字绣，两块一米二的绣布，几千几万针线。父亲说，为了赶时间，母亲每天都要熬到半夜，可怜她本来就有的颈椎、瞪红的双眼，可叹这密密麻麻、写满亲爱爱的绣花。

母亲善良、勤快、手艺好，是邻居婶娘“御用”的理发师，也兼顾着帮她们缝补、改制衣服。大学以前，我的衣服很多都是母亲自己做的，面料舒服、款式新颖，小时候的我常常因为发型和服装被同学们羡慕，其实她们羡慕的是我有位好母亲。

在我豆蔻之年，父母亲外出打工，我便当了几年大龄留守儿童。那时候，每周末的电话是我最大的等待，电话里母亲还是唠叨，可每一句都是浓浓的思念。她没什么文化，却教会我要坚强、独立、懂事，她带着深深的愧疚，表达着一位母亲的无奈和希冀。

也许在别人看来，留守是一种缺失和遗憾，而直到现在，我都感谢父母亲给我的一切经历，不管他们在不在身边，我都被紧紧地呵护着，认真地成长着。

然而，母亲似乎不太喜欢成长这个话题，在对待结婚这件事情上，母亲一直似喜似悲。我一直认为母亲担心过度，毕竟新时代的婚姻并不是告别和舍弃。直到有一天，我跟一位两岁宝妈聊天，宝宝长大了一点，可以自己玩，不再老缠着她。我以祝贺的口气，恭喜她劳累的日子总算熬出了头。却没想到，她表情凝重地自语：“其实，我舍不得他长大。”

倏地，我像被猛烈击打了一下，脑海里出现了母亲满是不舍的脸。我最爱的母亲啊，您是不是跟她一样，不舍得我就这样长大成人，可是您最爱的女儿呀，她真的长大了……

枝繁叶茂，绿意浓，乌鸦反哺在巢中；
草色青葱，花儿红，羔羊跪乳感恩情；
鞭炮轰鸣，锣鼓敲，半是洋洋半是焦；
春晖寸草，自难忘，一生之恋一世孝。

作者单位：中铁十四局二公司

吾乡吾土

□ 任宁

临近四月，此时的故乡细雨纷纷。每到这个季节，村头的杏花仿佛调皮的孩童般，早早地缀满枝头，早早地热闹欢笑，早早地零落成泥拥抱大地，仿佛从未来过这个世界。每每此时，我就会想起三叔，想起他开怀的笑与温暖的怀抱。

故乡是一座西北内陆的小村子，一到清明前后，总是细雨绵绵。在春雨的滋润下，整个村子的人们生活虽然很清苦，但大都心地善良，憨厚淳朴。三叔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名泥瓦匠，手艺在整个村子里不算顶尖，但因价格合理、收费公道，村子里的大部分房子都出自他手，家里的经济也算宽裕。

我们整个家族大小大小17口人，分别住在5口窑洞里。一大家子都在一个院子里生活，逢年过节，便是最热闹的时候。三叔更是由于经常去外村盖房子，所以一年到头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每次见面三叔

总会给我们这些小辈带些吃的、玩的回来。

有一年夏天，新鲜的麦茬在地里泛着金色光芒，三叔在此时回来了。他常年在太阳底下干活，脸庞变得黝黑发亮，胳膊因为经常砌砖显得格外结实有力。我们几个孩子一看到三叔，连最喜欢的跳房子都不玩了，围在他跟前索要礼物。三叔大声说，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他哪知道孩子们的小心思，对孩子们来说，谁先得到，就意味着多一份荣誉与开心。

后来，三叔看我们实在吵得不可开交，便故意卖关子说，谁先猜中就给谁。一听三叔这么说，叽叽喳喳的我们赶紧安静下来，认真观察他的包里装的是什么宝贝。皮球、跳绳、沙包……猜了一圈都没有猜中，三叔看我们一个个大人的模样，在一旁开心地笑了。

“不考验你们了，是铁环！”三叔看我们七八个小孩猜不出来，直接说出来了。一

看到铁环，我们几个男孩子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那时候，对于男孩子来说，铁环就是地位的象征。有了三叔送的铁环，我们就在开满凤仙花的院子里，从太阳爬上核桃树梢一直玩到月亮爬上梨树梢，乐此不疲。每每此时，家里的大人抱怨三叔太惯着我们这些小辈了，让我们“野”得都不知道家门在哪边。而三叔只是满脸笑意，静静地看着我们玩。

我们慢慢地成长着，三叔迅速地老去着，似乎岁月把他的青春转交给了我们。仿佛一转眼，我们这些孩子就长大了，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嫁人的嫁人。最后一次见三叔，我已经上大学了，每次回家哪里都可以不去，但三叔家非去不可。那次去看三叔，他依旧给我找东西，他记得我喜欢吃甜辣口的，最不喜欢碳酸饮料。

5年前的春天，我接到家里的电话，“你三叔去了，他不让我们告诉你，你要安心读

书。”简单的一句话，如同五雷轰顶，还没有放下手中的电话，眼泪已经夺眶而出。我东西也没有收拾，直奔火车站，站了一夜回到家里。

在回去的路上，我想起最后一次见三叔的情景，这才发现，一切都有迹可循。还不到50岁的人，原本结实饱满的胳膊变得干瘪，浓密黝黑的头发只有寥寥几根……后知后觉的我还以为是三叔老了，三叔在黄昏的阳光里笑着和我说些琐事，那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三叔去世在故乡的春天里，正是细雨纷纷的季节。想来此时，三叔那座向南坟墓上的野草，可能在春雨的滋润下已经青青葱葱，周围的麦子可能在春风里野蛮生长……我知道，三叔不会回来了，他再也不用忍受疾病的折磨与煎熬，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吃不饱穿不暖了。

作者单位：中铁十七局五公司

人在天涯

□ 付帅

暑来寒往春又至，南飞雏燕振翅归。惠农渠上惠民桥，再见莺歌燕舞时。

昔日夙夜丰羽翼，只为今朝展翅飞。愿君同做衔泥燕，尽吐芳华终不悔。

又回到惠民渠附近村落的居民报喜，“宁夏人民距离实现高铁梦更近一步，大桥开始铺砖了。”记得去年银西高铁银川机场黄河特大桥跨惠农渠现浇连续梁施工期间，每次到现场拍照采访，那个毕业没多久的技术员总兴奋得像机关枪似的“突突”出一堆有趣的问题：“你知道起风时这儿的杨絮像鹅毛大雪吗？”“你知道这儿晚上有人开着摩托车带狗追野兔吗？”……

他问的这些我不全清楚，但我知道从项目部驻地步行到惠农渠要2860步，走路过

去，《最初的梦想》听4遍，走走停停要听10遍，坐着搅拌站的混凝土罐车只要3分钟。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行驶于大桥南侧的望滨公路的车路过惠农渠时，习惯性地向北望，时间不长，一往一返总共8秒。从青稻田中根根耸立入云的墩柱，到滔滔黄色渠水上逐渐增长的混凝土节段，再到绿叶掩映下印有红色巨大“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承建”字样的完整梁体，历经两个初春，我就这样成了宁夏首条高铁跨渠建成于清雍正年间古老沟渠的见证者之一。

作为项目员工的一分子，我也会用相机和节点新闻记录跨惠农渠连续梁的成长，把自己定位为见证者。历经春夏秋冬，毒辣的烈日下，他们汗流浹背的身影；夜幕下，他们和家人通电话时，微扬的嘴角以及

他们脸上洋溢着竣工时的喜悦……我都会用图片和文字进行记录，透过四季变换在望滨路上短暂地遥望和相守。

在施工一线，从前期测量定位到后期各部位施工——钻孔、桩基灌注、承台凿毛、墩身及节段浇筑……盯控工序，管控安全，工程报检，在近年工期里，他们可以24小时陪伴在它身边——春季一起听燕啾啾花香，夏季一起战酷暑斗骄阳，秋季一起庆团圆迎丰收，冬季一起抗严寒赏飘雪。他们的关系近乎春燕与燕巢，一方为了筑巢，衔泥迎风絮不停不歇，另一方则在按既定目标逐渐成形的过程中见证前者的成长。

建设者守护跨惠农渠现浇连续梁渐渐落成，为它披星戴月宵衣旰食，连续梁也在陪他们成长，见证当初的集中雏燕走向羽

丰翼满，展翅高翔。

一群人，一座梁，一个团队，一座大桥，头戴中国铁建标识安全帽的建设者们如衔泥春燕，身处塞北江南，立足工程建设，胸怀美好憧憬，用辛勤汗水造福一方，也不断在建设过程中磨炼品质锻炼自身，增强为实现他人和个人幸福的实力，助力时代书写更加华丽的篇章。

又是一年春来到，大桥建设者忙碌的身影已融入惠农渠连续梁曲线优美的大桥中，静待高铁列车从上呼啸而过。建设者们在历经无数个日夜磨炼之后，也从新生的雏燕成长为畅游天际的春之精灵，迎着春风展翅飞向了更远的地方，为着新的目标，一起翩跹起舞，为春增色。

作者单位：中国铁建大桥局西北公司